

阿 Q 正傳 - 繁體 (T)

簡要

清

朝末年，在中國南方一個叫未莊的地方，住著一個叫阿Q的人。

他怎麼會有這麼一個奇怪的名字呢？這話說起來就長了。未莊沒人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有一天，趙太爺的兒子中了秀才，正好阿Q喝醉了，就說他自己也姓趙，還是這個趙秀才的長輩呢！第二天，趙太爺很生氣地對阿Q說：“阿Q，你胡說！你敢姓趙麼？”阿Q嚇得不說話。趙太爺更加生氣了，打了他一個耳光，說：“你怎麼會姓趙！你哪裡配姓趙！”所以，這以後阿Q都不敢再說他姓趙，也就沒有人知道他到底姓什麼了。他的名字好像是阿Quei，可是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是阿桂還是阿貴，所以我們只好叫他阿Q了。

大家不但不知道阿Q的姓名，而且對他的過去也一無所知。而阿Q自己也



不說，只是和別人吵架的時候，他會說：“我以前比你有錢多了！你算是什麼東西！”

可是，阿Q其實很窮，他沒有錢，也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裡；他也没有什麼職業，只是當幫工，幫人家割麥、舂米、撐船。工作時間長的時候，他會允許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裡，可是工作一做完就得走了。有一次，有一個老頭子誇獎他說：“阿Q真能幹！”阿Q聽了，高興極了。

可是，阿Q的身上還有一些缺點。比如說：他的頭上長著幾處癩瘡疤。所以阿Q不讓別人說“癩”以及一切近于“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亮”、“燈”、“燭”都不讓別人說了。別人說了，他就要發怒。

可是阿Q越是發怒，未莊的人就越是喜歡跟他開玩笑。一見面，他們就假裝吃驚地說：“亮起來了。”阿Q馬上發怒，用眼睛瞪著他們。可是他們並不怕，還繼續開他的玩笑。阿Q沒有辦法，只好另外想出報復的辦法來，說：“你還不配……”這時候，好像他頭上長的是一種高尚的癩頭瘡，而不是平常的癩頭瘡了。可是

別人還不放過他，還要和他打起來。阿Q常常打輸。一打輸，他就想：我剛才是被我兒子打了，現在的世道真不像樣，兒子打老子……于是，他也就心滿意足了。

後來，大家知道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所以每次打他的時候，就先對他說：“阿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後來，大家知道了 **阿Q的精神勝利法**

阿Q沒有辦法，只好說：“打蟲子，好不好？我是蟲子，你還不放我走麼？”

阿Q被別人打了，常常跑到酒店裡喝幾碗酒，就回土穀祠睡覺了。有錢的時候，他就去賭博，把錢輸得精光。有一回贏了，卻又被別人打了，錢也不見了，身上還很痛。阿Q很生氣，就回家睡覺了。

春

天來了。有一天，阿Q喝醉了，醉醺醺地在街上走，看到錢太爺的大兒子。錢太爺的大兒子去日本留學，回來以後把辮子剪掉了。阿Q看見他，就叫他“假洋鬼子”。假洋鬼子聽到了，把阿Q打了一頓。阿Q覺得自己很倒霉，可是又沒地方出氣，正好這時對面走來了一個小尼姑。他想：“難怪我今天這麼倒霉，原來是因為你！”于是，他走過去找小尼姑出氣，在她的臉上扭了一下。“你怎麼動手動腳……”尼姑一面滿臉通紅地說著，一面趕快走。旁邊的人都笑了，阿Q便得意起來，像個大英雄。

可是，這一次勝利的經歷卻使阿Q覺得有些異樣。他回到土穀祠以後，晚上怎麼也睡不著，似乎摸過小尼姑臉的手指上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女人，女人！……”他想。



第二天，阿Q在趙太爺家裡舂米，工作了一整天。吃過晚飯，他坐在廚房裡吸旱煙。吳媽是趙太爺家裡唯一的女僕。她洗完了碗碟，也在長凳上坐下，和阿Q聊天。吳媽正在嘮叨著，阿Q突然放下烟管，跪了下去，對她說：“我要和你睡覺！”吳媽愣住了，然後大叫著往外跑，好像後來還哭了。

阿Q也愣了一會兒，然後慢慢地站起來，慌張地把烟管插在褲帶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他的頭被重重地打了一下。他急忙轉過身去，看見趙秀才拿了一根大竹杠站在他面前。阿Q趕快逃跑，可還是被打了好幾下。

阿Q跑回土穀祠裡，坐了一會兒，覺得冷了，可是他的外衣忘在趙家了，他又不敢去拿，怕再挨打。這時候地保進來了，說：“阿Q！你連趙家的傭人都敢調戲，簡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沒有覺睡！”

地保教訓了阿Q一頓，阿Q沒有話說，還要給地保酒錢。可是阿Q沒有現錢，便用一頂氈帽做抵押，並且被迫答應了下面五個條件：

第一、明天要用一對一斤重的紅燭，到趙家去賠罪。

第二、趙家請道士驅鬼，費用由阿Q負擔。

第三、阿Q從此以後不准去趙家。

第四、吳媽以後如果有什麼意外，阿Q要負責任。

第五、阿Q不准去趙家要工錢和他的外衣。

趙家請道士驅鬼， 費用由阿Q負擔

阿Q當然都答應了，可是他沒有錢。好在已經是春天了，他就把棉被賣了，得了一點錢，按趙家的要求辦了。

可是，從這以後，未莊的女人們只要看見阿Q，就一個個躲進門裡去；而且酒店也不肯賒賬給他了；連管土穀祠的老頭子也叫他搬走；最糟糕

的是很久都沒有人來叫他做工了。有一天，阿Q又冷又餓，他只好出門去找東西吃。他走了一會兒，就走出了未莊，看到了很多水田和耕田的農夫。阿Q繼續往前走，終於走到靜修庵的牆外了。

靜修庵周圍也是水田，後面的土牆很低，裡面是菜園。阿Q遲疑了一會，四面看了看，沒有看見人。他就爬上這矮牆，跳到裡面去了。他一看，裡面真是鬱鬱葱葱，但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

阿Q覺得很失望，慢慢地往園門走去，突然他驚喜地看到了一畦老蘿蔔。于是蹲下就拔起來，這時，一個老尼姑走了出來，說：“阿Q，你怎麼跳進園子裡來偷蘿蔔！”

“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子裡來偷蘿蔔？”阿Q邊走邊說。

“這不是嗎？”老尼姑指著他衣服裡的蘿蔔說。

“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應你麼？你……”

阿Q話沒有說完，拔腿就跑。這時，一條又肥又大的黑狗緊緊追過來。這狗本來是在前門的，不知怎麼跑到後面來了。黑狗大叫著追阿Q，快要咬到他的腿了，幸好從阿Q的衣服裡掉下了一個蘿蔔，那狗嚇得停了一下。阿Q飛快地爬上樹，跨上土牆，連人和蘿蔔都滾出牆外了。只剩著那黑狗還在對著那棵樹嗥叫，旁邊老尼姑念著佛。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來，趕快撿起蘿蔔就走，沿路又撿了幾塊石頭，但黑狗卻不再出現了。阿Q于是拋了石頭，一面走一面吃蘿蔔。等到三個蘿蔔都吃完的時候，他已經打定了進城的主意了。

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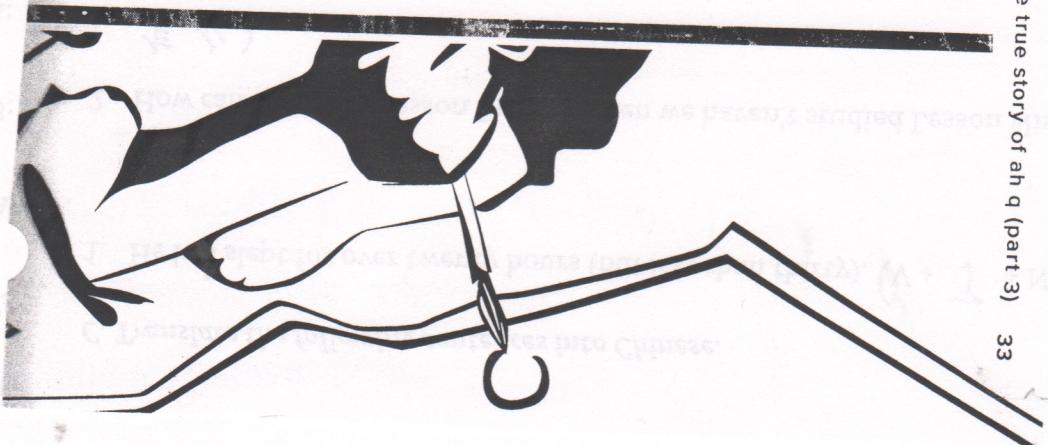
莊的人再看見阿Q的時候，是這年的中秋剛過了不久。人們都很驚訝，說阿Q回來了，可是阿Q這次回來，卻與從前很不一樣。天快黑的時候，他睡眼朦朧地在酒店門前出現了，走近櫃檯，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往櫃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阿Q穿的是新夾襖，看上去腰間還裝了不少錢。所以堂倌、掌櫃、酒客、路人，都對阿Q很恭敬。掌櫃對他點點頭，說：“阿Q，你回來了！”

“回來了。”

“發財發財，你是在……”

“上城裡去了！”

這條新聞，第二天便傳遍了整個未莊。人人都想知道阿Q是怎麼發財的，所以在酒店和茶館裡都紛紛打聽。據阿Q說，他在



城裡的時候，是在舉人老爺家裡做工。大家一聽都肅然起敬了。這舉人老爺本來姓白，但因為全城只有他一個舉人，所以不用姓名，說起舉人，大家就知道是他。這樣，阿Q在未莊人眼裡的地位，雖不敢說超過舉人太爺，但也差不多了。

過了沒多久，阿Q的大名又傳遍了未莊的閨中。女人們見面時一定互相告訴說，阿Q那裡有便宜的衣服賣，聽說鄒七嫂在他那裡買了一條藍綢裙，只花了九角錢。現在，她們見了阿Q不但不跑進家門，還要追著問他有沒有便宜的衣服賣。後來連趙太太趙太爺也都聽說了，因為趙太太正想買一件價廉物美的皮背心，于是要鄒七嫂去叫阿Q來。

等了很久，阿Q終於跟著鄒七嫂進來了。“太爺！”阿Q似笑非笑地叫了一聲，在屋檐下站住了。“阿Q，聽說你在外發財了，”趙太爺說，“聽說你有些舊東西賣，可以都拿來看一看。”

“我對鄒七嫂說過了。都賣完了。”

“都賣完了？”趙太爺說，“怎麼會這麼快呢？”

“那是朋友的，本來就不多。現在只剩下一張門幕了。”

“就拿門幕來看看吧。”趙太太慌忙說。

阿Q雖然答應著，卻懶洋洋地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這使趙太爺很失望。

未莊的一些閑人們卻還要尋根究底地去探底細。阿Q就自己把他的經驗都說出來了。他們這才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小角色，不但不能上牆，而且也不能進洞，只能站在洞外接東西。有一夜，他剛剛接到一個包，伸手進去等著第二個，就聽見裡面大嚷起來，他趕緊跑，連夜跑出城，逃回未莊來了，從此再也不敢進城去了。

有一天的半夜，一隻大烏篷船到了趙家的河埠頭。聽說那是舉人老爺的船！船為什麼到趙家來，趙家人本來是保密的。可是村上的人都說，革命黨要進城了，舉人老爺要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把箱子寄存在趙家，就放在趙太太的床底下。

阿Q聽說過革命黨，又親眼見過處死革命黨，卻不知道革命黨讓這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這麼害怕，于是不免有些“神往”

了。“革命也好吧，”阿Q想，“我，也要投靠革命黨了。”

阿Q中午喝了兩碗酒，有點醉了，不知怎麼的，忽然覺得革命黨就是自己，未莊人都是他的俘虜。他得意洋洋，禁不住大聲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革命黨來了！”未莊人都很害怕，個個看著他。阿Q就更加高興了。

趙家的男人也正站在大門口談論革命。“老Q，”趙太爺怯怯地喊阿Q。

阿Q從來沒想到他的名字會和“老”字聯繫在一起，以為是和他沒關係的一句話，就沒有理會趙太爺。

“阿Q！”趙秀才只好叫他的名字了。

阿Q這才站住，歪著頭問：“什麼事？”

“老Q，……現在……”趙太爺卻又沒有話說，“現在……發財麼？”

“發財？自然。要什麼就有什麼……”

“阿……Q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吧？”他惴惴地說，好像想探革命黨的口風。

“窮朋友？你總比我有錢。”阿Q說著走了。

趙家的人聽了，都很慌張，大家都不敢說話。趙太爺父子回家，一直商量到天黑，而且把裝錢的袋子交給他女人藏在箱底裡。

阿Q回到土穀祠裡，一個人在床上躺著，覺得說不出的高興，他想：造反？有趣，元寶、洋錢、衣服……都先搬到土穀祠來，還有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吧。自己是不用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吧，他要搬得快，搬得不快就打他的嘴巴。

阿Q這樣想著想著，就睡著了，還發出了鼾聲。

第二天阿Q起得很晚，走到街上到處看看，樣樣都照舊。他也仍然餓著肚子。于是他慢慢地走到了靜修庵。

靜修庵和春天時一樣安靜，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門，聽見一隻狗在裡面叫。他撿了幾塊石頭，用力地打門，過了好一會兒，才聽見有人來開門。

阿Q連忙拿好石頭，擺開馬步，準備和黑狗來開戰。但庵門只開了一條縫，並沒有黑狗從中沖出，望進去只有一個老尼姑。

“你又來幹什麼？”老尼姑大吃一驚地說。

“革命了！你知道嗎？”阿Q說。

“革過了，你們還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老尼姑兩眼通紅地說。

“什麼？”阿Q大吃一驚。

“你不知道嗎？他們已經來革過了！”

“誰？”阿Q更加吃驚了。

“趙秀才和假洋鬼子！”

阿Q很意外，不由地一愣。老尼姑便飛快地關了門，阿Q再打門的時候，就沒有回答了。

那還是上午的事。趙秀才消息靈，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去找假洋鬼子，一起去革命。他們想了半天，才想出靜修庵裡有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牌子，這是應該趕緊革掉的，于是就他們馬上到庵裡去見老尼姑，要拿掉那塊牌子。因為老尼姑來阻擋，他們便把她打了一頓。

又過了幾天，未莊的人聽說革命黨雖然進了城，但城裡也還沒有什麼大的改變。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了

稱呼，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只有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革命黨要大家剪辮子。所以未莊人嚇得都不敢進城了。

不過，未莊也不能說是沒有變化的。幾天以後，把辮子盤在頭頂上的人越來越多了，最先是趙秀才，然後便是別人，後來是阿Q。

阿Q雖然也盤上了辮子，但還是覺得被冷落了。他想去找假洋鬼子，通過他和革命黨聯繫。

錢家的大門正開著，阿Q便怯怯地走過去。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間和人說話。

“唔，這個……”阿Q等他停下的時候，鼓足勇氣開口了。

說話的人都吃驚地轉過頭來看他。假洋鬼子說：“什麼？”

“我……”

“出去！”

阿Q話還沒說完就被趕了出去。他快跑了一陣，才慢慢地走著，心裡便涌起

了憂愁：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

這一天，阿Q照例混到深夜，等酒店要關門了，才慢慢走回土穀祠去。突然，他聽到一種異樣的聲音，又不像是爆竹。他正聽著，突然間一個人從他對面逃過來了。阿Q一看，便趕緊轉身也跟著逃。那人轉彎，阿Q也轉彎，那人站住，阿Q也站住，他很快看出來那人原來是同村的小D。

“出了什麼事？”阿Q問。

“趙……趙家被搶了！”小D氣喘吁吁地說。

趙家被搶的四天之後，阿Q在半夜裡突然被抓進縣城裡去了。那時正好是黑夜，一隊兵，一隊警察，五個偵探，悄悄地到了未莊，圍住土穀祠，正對門架好了機關槍。可是阿Q並沒有沖出來。很久都沒有動靜，把總著急起來了，懸賞了二萬元，才有兩個兵爬牆進去，把阿Q從裡面抓出來了。

進城時已經是正午了，阿Q被帶進一所破衙門，轉了五六個彎，便被推進一間小屋裡。門關上了，阿Q仔細看看，發現屋裡還有兩個人。

阿Q雖然有些忐忑，卻並不很苦悶，因為他在土穀祠裡的臥室，也並不比這間屋子好。那兩個好像也是鄉下人，問阿Q為什麼被抓進來，阿Q爽快地回答說：“因為我想造反。”

下半天，阿Q被抓到大堂上去了，上面坐著一個剃著光頭的老頭子。阿Q以為他是和尚，可是看見下面站著一排兵，兩旁又站著十幾個穿長衫的人，有的剃著光頭，也有的把一尺來長的頭髮披在背後，像假洋鬼子一樣，可是都是一臉的橫肉，怒目而視地瞪著他。阿Q害怕了，不由得跪了下去。

“你從實招來，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頭的老頭子看著阿Q說。

“我本來要……來投……”阿Q糊裡糊塗地說。

“那為什麼不來呢？”老頭子和氣地問。

“假洋鬼子不准！”

“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哪裡？”

“什麼？……”

“那一晚打劫趙家的那一夥人。”

“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阿Q生氣地說。

“走到哪里去了呢？說出來便放了你。”老頭子更加和氣了。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來叫我……”

老頭子使了一個眼色，阿Q便又被抓進柵欄門裡了。他第二次被抓出柵欄門，已經是第二天的上午了。

大堂的情形跟昨天一樣，上面仍然坐著光頭的老頭子，阿Q也仍然下了跪。

老頭子和氣地問，“你還有什麼話說麼？”

阿Q回答說，“沒有。”

于是，一個穿長衫的人拿了一張紙和一支筆送到阿Q的面前。阿Q很吃驚：因為他從來沒有拿過筆。他正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的時候，那個人又指著一個地方叫他畫押。

“我……我……不認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筆，惶恐而且慚愧地說。

“那你畫一個圓圈吧！”

可是怎麼畫 也畫不圓

阿Q要畫圓圈了，
他的手捏著那支筆卻
只是抖。于是那人替
他將紙鋪在地下，阿Q
伏下身去，使盡了平
生的力氣畫圓圈。可
是怎麼畫也畫不圓。

那人卻不計較，
把紙筆收走了，阿Q
又被抓回了柵欄門裡
的牢房。

阿Q第三次被
抓出柵欄門的時候，
大堂上面還照例地坐著那個光頭老頭
子，阿Q也照例地跪了下去。

老頭子很和氣地問他，“你還有什
麼話要說麼？”

阿Q想了想，沒有話，就回答說，
“沒有。”

阿Q就被穿上了一件白背心，
上面有些黑字。

同時他的雙手也被反綁了，被帶出
衙門外去了。

阿Q被擡上了一輛沒有蓬的車。這車馬上開動了，前面是一班兵，兩旁是許多嘴巴張開著的看客，後面怎樣，阿Q看不見。但他突然感覺到：“這豈不是去殺頭麼？”他急得兩眼發黑，似乎發昏了。但是他還認得路，于是有些驚訝：“怎麼不往法場走呢？”他並不知道這是在遊街，在示衆。

阿Q向左右看看，都是跟螞蟻似的人，無意中，阿Q在路旁的人群裡發現了吳媽。原來她在城裡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沒志氣，竟然沒有唱幾句戲。

阿Q就這樣被槍斃了，未莊人都說是阿Q壞，因為被槍斃便是證據，不壞怎麼會被槍斃呢？而城裡人卻不滿足，他們覺得槍斃沒有殺頭好看，而且阿Q遊了那麼久的街，竟然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

C.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and vice versa

(Q) M + V + T + A (main verb and auxiliary verbs (per lexis) + H + L + T + A)

(体...式) This question focuses on how to move words in a sentence.

(A+B)

(Q) (words and word form) syllable and morpheme level

Questions

(大意) bedairfingan til til sausid irmaninga fadit framfiorsettir. Það

meint hev sést gríðar að til meðal dýrana með fjarlægðum flaugu oft til með því að til

(大不+V)

(Q) svom eft sér of næv eldriðuðu ósíða með ósíðu með spálfum (V)

(Q) (V) (two forms of same verb one with past tense aspect)

two forms of same verb one with past tense aspect

forfar eft ræn til færsluða eft fadit myndi meðgengwan eft niðri eft

í ferð síði með fyrir að búa hraði gatil að unoccurred owl, smoothed out it and færsluða is off. Of bedairfum

það er ó

阿Q 正傳 (T)

魯迅的生平, 教育, 寫作風格, 著作, 家庭, 及對後世影響故事內容

1. 阿Q是做什麼工作的？他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2. 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什麼？你覺得那是一個好方法嗎？為什麼？
3. 阿Q一生中經歷了什麼樣的困難？你覺得阿Q面對和處理這些困難的方法好嗎，為什麼？
4. 你覺得阿Q代表了什麼樣的人物？你覺得魯迅用阿Q這個角色想表示什麼？what do
5. 阿Q有什麼豔遇？結果是什麼？
6. 阿Q去靜修庵做什麼？他是怎麼離開的？
7. 阿Q用什麼藉口為自己得行為辯護？你認為他說的有理嗎？
8. 請指出在書中什麼地方有“大魚吃小魚”的意思？你認為魯迅在他的書中想用這個“大魚吃小魚”的觀念隱射什麼？
9. 阿Q是怎麼發財的？未莊人對他的態度有什麼變化？
10. 阿Q找到了革命黨嗎？他為什麼被槍斃了？
11. 在阿Q被帶到刑場的途中，他被什麼搞迷糊了？你認為阿Q在赴刑場途中，那一陣“迷糊”代表了什麼意思？
12. 你認為阿Q這個真人真事有沒有被描述的很真實？你認為魯迅用這種方法描述阿Q的故事有什麼用意？他的文章裏包含了什麼別的訊息？